

書

數冊	号記	號
六	三	

滋賀縣中學校

103.8  
192  
Vol. A

△音釋云帝王世紀云禹受封于河南陽城滻鄭氏云禹封陝州夏懸未知孰是

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云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甚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也

## 書經

### 卷之二

蔡沉集傳

夏書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甚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也。

禹貢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而不爲依據乎

禹貢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充

之濟河晉之海岱揚之蕪海雍之渭水西河

○音釋云星土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

據九州之地所封註

云星土星所主土也

星紀吳越玄枵娵訾

訾衡降婁會大梁趙

實沉晉鶉首昴胃火

翼尾楚壽星鄭太

火朱析木熺詳見漢

晉天子志九野淮南

予天子訓云天有九

野高誘註九天之野

也其說以中央八方

九天分二十八宿配

諸國分野與前說畧

荆之荆衡徐之淮岱淮沂之荆河梁之華陽  
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  
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畿  
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  
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以  
有高山太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  
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太川之所限者  
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  
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

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

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

者無列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

漢書地理志前後凡

言地志者並同

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即其用

皆自下流始故次堯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

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

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

者有歸文瀆畎澗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

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

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

△舊釋云鄭道元字  
善長後魏人註桑欽

木經

梁山。曾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  
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  
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  
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  
休縣。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縣  
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大壁防。離石諸胡因  
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  
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  
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堯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  
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郡有懷縣。今懷州也。

會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  
西。涿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洪水懷  
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  
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水出上黨沾  
縣。太龍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  
漳。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  
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  
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

○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  
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  
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太陸。至

○音釋云桑欽漢江  
南人著木經

○定王周二十二代  
主名瑜匡王弟在位  
三十一年

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砾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音釋云十二工壤周

舊註十二工分野十  
二井上繫十二次各  
有所宜也。土均周禮  
註均平也。五物五地  
之物也。謂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九等。  
謂辟剛赤緹墳塉澗  
溝洫勃壠墻壩彈  
獎輿豐也。以辨其

丘地之物。

△厥土惟白壤

漢

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

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太司

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宜貢固不可不先於  
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三白以辨其色壤以  
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辟剛用牛赤緹  
用羊賓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  
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會氏曰冀州之土豈一  
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性陳氏曰白言色壤言質後倣此草人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註云化之使美也辨剛赤  
土剛強也赤緹潔色也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彌蘖強堅也輕豐輕脆也用韁變其骨  
法以濟種也土會以上會計貢賦之法見周禮太司徒云以上會之法辨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

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  
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  
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主畿之地天子所自  
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  
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  
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

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  
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  
予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籩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

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  
東入滹水薛氏曰東流合澆水至瀛州高陽

○釋炎字子然，後漢人。註爾雅

○旁通云此西山指太行山也迨北連綿直至趙州以上接恒山皆在河北之西其地常高於河

○坂固著漢書司馬遷著史記王橫字平仲琅邪人漢太司空

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澇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蘇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太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河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太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漕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軒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具冀以及枯滻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洛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太陸。乃與下文北至太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太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太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

○旁通云具州今改恩州為廣  
興州信都縣有洚水故曰信洚

平路文那冀州爲真定路文

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  
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海曲曰鳥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河南向西轉而碣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源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角道數十里當山頃有大石

入海。淳沱河出代郡。  
自城東至文安入海。

易水出中山國新城

縣西北東流入寇

四本作武志蓋水出

音無言鹽水出

四本作武志蓋水出

音無言鹽水出

四本作武志蓋水出

音無言鹽水出

四本作武志蓋水出

音無言鹽水出

△九河既道九河爾雅曰徒駢。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輔。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駢河地志云。濟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涼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濱河北。輿地記云。即駢馬河也。覆輔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州。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鈎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鍊安。許商云。在高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大史記商漢成帝時河堤。劉政歐陽高處陵人。宋徽宗時撰輿地廣記。宋史字子正臨川。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

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貯海澨。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木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此山也。九門無。顧晉書又載。高王治北三十六水。右濟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濟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酒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濟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此兗州之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濟河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盡碣石。酒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濟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此兗州之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人初撰寰宇記

○旁通云爾雅註疏  
云鄭玄曰周時齊桓

公鑿之同爲二子

原、萬津、徃、徃、有、其、遺、  
處、奔、秋、韓、寶、釐、圖、云、

以水爲界。又草上

闡八流以自廣鄭玄  
蓋據此文謂齊桓公

塞之故蔡氏以爲無

○孟子告子下篇

得其大歐陽忞輿地記又獨得其一或謂之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駁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頫序以漢萬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陁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渝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臨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十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北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異貢皆石不應什沒今充

○漢書溝洫志云王莽時太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

△音釋云按山海經  
之言分于多所  
不徧雷神之事可不

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河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冀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既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源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面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灘沮會同

灘沮二水名。水會氏曰。爾雅

鵠按漢志。南郡亦有。

在宋又曰。汲木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

沮水音千余反而左

水東入于泗水。經汲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灘水。

傳云江漢睢漳楚之

塗也。字乃作睢。賦睢與沮古通用也。

王莽云淮漢志音

謂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

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堯言之者堯地宜桑後世之漢上桑間酒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

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

○音釋云沮洳漸濕

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

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存書也。充徐揚三州。曷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沃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采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

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大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

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而歷之年。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

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興州正。

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厥篚緘文。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十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不籠者所貢之物入於籠也。

△浮于濟漂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枝流也。充之貢賦濟浮漂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十面距河達河則達帝跡矣。又按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

△音繩云漂訛合反。唐張參五經文字本作漂經典相承作漂而以濕爲燥濕之濕。

○遠承下亦可。濟源縣下水出太行山北山東北山南。

△秦書云縣名入山北山南。

○周云千乘漢郡名屬青州

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海岱惟青州。

岱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山。

符縣西北

三十里。

△嵎夷既略。

嵎夷薛氏曰。今泰山之地略經。

△淮淄其道。

淄淄二水名。淮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淮

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淮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菑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淮下

提云：「所景反。」

通鑑地。

流徐受之江漢下唐揚受之青雖近流然不當聚流之衝但灘澗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凡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汙鹽丘。濱淮也。海淮之地廣方謂之丘。西方謂之鹵丘。

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十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鉶松怪石。鹽丘地所出絲繩葛也。海物非一，種錯雜也。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

爲一物如錫真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物之節而有不可闕者非怪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棲人以畜牧爲生也。槩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韻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繡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

△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境東至海南至淮北至而西不言濟

○音釋云輒堅柔也。輒帛也。

者岱之陽齊東爲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子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鄭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正言海岱則嫌於青正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道水行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吉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碑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

水出太公武陽之冠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

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鄒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沫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沫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

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

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猪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

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猪接水經齊水至乘

氏縣分爲三南爲沂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入水東北流入鉅野遙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

程玉采氏屬齊郡

音釋云祝其屬東海郡左傳及漢志並無音朐音劬屬東海

郡

△音釋云祝其屬東海郡左傳及漢志並無音朐音劬屬東海

郡

南導沫泗北連清濟斧之右濟於是乎見又  
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  
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今咸平、宋第二主

真宗年号

八音集

△旁通云博首圖拍也埴時職反黏土也  
其考士訖又出老子  
二十章與始然反和

○易漸卦象曰山上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  
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  
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  
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  
謂濟東國云益知太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謂濟東國云益知太野東原在景州亦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上黏曰埴埴膩也  
周有博埴之工老氏言埴以爲器惟土性  
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埏也漸進長也妃易所  
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  
也如詩所謂妃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易漸卦象曰山上

易漸卦象曰山上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一等賦

△旁通云周書作雜此及篆籀書第四十八篇也下文木見度邑猶古書上以二篇

邑舊有書院以一處  
名之耳

○同孔晁云其方土謂建東方諸侯以皆

卷之三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sub>翟</sub>陽孤同泗澗  
浮磬淮夷蠚珠暨魚厥篚玄纁縞雖赤而五  
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雒曰  
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  
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  
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上苴以白  
茅不以爲土圭故曰受廟土于周室此貢土五  
色之意亦爲是用邑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sub>翟</sub>  
具五色其羽中旄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  
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  
器皿用以雉爲飾者多不徂旌旄也曾氏曰山  
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

○詩大雅卷阿篇云  
鳳凰鳴矣于彼高巒

○音釋云根者字見  
晁錯策劘古云有根  
著地也

禮記篇傳也及當作又禮記云除服祭日○記曰王制及所用篇云有虞氏皇而祭深天而養老夏人葬而冬婦衣而養室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衣繡裳許林文毅是  
玄衣而盡以來龍袞  
之旨卷也謂龍首卷  
然

△音釋云汎流水也

《音釋》云：揚，唐張參注。五經文字云：取輕揚。

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本今淮陽車下郡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自日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林城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會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真也淮夷淮之夷也蠻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豪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於驛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



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合卷三

書經卷三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條箭竹簎大竹郭璞曰。竹閑節曰蕩敷布

泥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

泥木泉濕也。

地多水其生溝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條蕩齒革羽毛惟木

鳥夷卉服厥篚載良厥包商由錫貢銀銅也

△詩大雅公劉篇也

十一个百餘里

自五歲今厥豐

○音釋云英蕩周禮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爲禮器條之

材中於矢之筈蕩之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草也葛越

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

○旁通云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統註云葛絲絡草也韻會云葛草名蒲禹葛越草布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公公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

△寰宇記云昔吳主

差將伐齊北霸中

國烏廣陵城東南築

邦城城下掘深溝謂

之邗江亦曰邗溝邗

河干切

○音韻六書

不外於此

○音韻六書

不外於此

○音韻六書

自江漢合流至海洋

一千八百餘里

△旁通云揚禹跡圖

○音韻六書

不外於此

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

公於海至吳始開邦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

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

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

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荆衡

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

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

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

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

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

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

### △九江孔殷

九江在蘆江郡之尋陽縣

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

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

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

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蘆江郡之尋陽縣

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

其正也○按漢志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

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

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

其正也○按漢志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

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

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

其正也○按漢志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

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

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

其正也○按漢志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

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

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

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

○音釋云按九水惟沅水其源最遠諸水皆合沅水而北流耳湘江西然武陵零陵長沙諸郡之水入沅水者甚多而獨指此九水亦未知其去取之意也

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自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長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

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葉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楚其

澤敷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

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字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字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見昭公三年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入土有早晚也

###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之土

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土修也

###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柘榦枯柏厲氐

砮丹惟箇砮桔三邦底貢厥名包輒菁茅厥

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荆之貢與揚州皆大抵多同然荆

△肅慎氏貢，有砮，事見國語。

○董安子之治魯陽，事見國語。並戰國策。

○音釋云：砮，蓋也。楚

唐與璣同言以砮爲

璣也。

○正義云：束第立之，條前酒沃其上，酒塗下，若神欽之，故謂之

籀也。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齊桓公責楚貢事，見左傳僖公四年。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見管子輕重子篇。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由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

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簡，簾不能過

也。則，角簾，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筈也。肅

慎氏貢，砮失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

致貢，簡簾，楷之有名者也。柵，柵也。菁茅，古剽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

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

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聃

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柵，栝，柏，三木名也。柵

木似檉而可爲弓，栝，栝木，柵葉松身，礪，皆

磨石。柢，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櫟爲稱，砮者中

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杪也。

節，簾竹，名，楨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能首

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能首在上洛

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

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

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譙舉山今商州洛

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

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

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

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

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池之間今澗

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

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

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唐

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

一音釋云小大相故伊水在洛南之東瀍澗在洛北之西洛水極大伊水次之瀍澗水小

經事伊洛瀍澗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形次第言之耳非謂大小相敵也又經文此言瀍澗後導水韋玄注瀍澗則以洛水先會澗水後會瀍水各以其次故立言有先後之殊宋惠

地圖載澗水今合瀍水而入洛此據代陵谷遷改非禹跡之舊也

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  
汎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四水並流小大相

敵故也詳見下文

△榮波既豬

榮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湯

今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  
倉於山上故曰敖倉○寰宇記云古者濟  
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爲榮澤自王莽末  
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

○鄧京成謂榮今塞為平地○見春秋傳  
閔公二年註程氏云

△旁通漢書云東據

故倉即此地秦時築

於山上故曰敖倉○寰宇記云古者濟  
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爲榮澤自王莽末  
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

○鄧京成謂榮今塞為平地○見春秋傳  
閔公二年註程氏云

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葵澤死。則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矣。

海經曰：婁涿之山，涑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榮波爲二水者，非也。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

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荷澤向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壘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而疏者謂之墟其上有也。墟疏也。顏氏曰玄

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十等也。

△厥貢漆枲綺紵厥篚纖繡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

△周禮十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處二十而一近郊十而遠郊三十而三百縣都告無過十二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註云漆林之征三十而五者上之三十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力所作故也。

言之法也。

貢在先蓋立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

最近豫之東  
豫之西境則

今音釋云孔傳云東  
據華山之南西距黑

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水禁傳易置北周二

△華陽黑水

門外西場之路黑木也

華冠導山  
水見導水

△旁通云渝等千反  
反下奚反道者出徼  
之路縣之領境者名  
曰道如剛氏道平陰  
道畿道東北之類徼  
吉弓反徼猶塞也東  
北謂之塞西南謂之

微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則大  
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日昇山意

其不勝而無泛溢之  
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志音，即風人刺謫

△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  
大江鄆縣今成都府鄆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文武系並述在蜀西入。

卷之三

出西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瀟谷水  
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惟皆岷之

音韻學會音本末之△音韻元末ノタニ

藝道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

於是  
而見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

△旁通云沫水史記音妹漢書音本末之末

○寰宇記云李冰以秦時爲蜀守。

爲用功多也。余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奈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

△音釋云嚴道屬蜀郡復漢志音腹。復漢志音腹。復漢志音恒。武陵郡志音恒。武陵郡

○旁通云保山縣地志云屬武陵郡孟康。日銀山音恒。

蠻界羅岳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保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

黎黑

黃所莫朝昔水也。自西黃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

△周禮云一易之田家一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一易者間十歲耕百畝也。再易者間二歲耕百畝也。

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稼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第十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尙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

鑑

△史記云蜀卓氏即  
鐵山鼓鐘富至僮千  
人擬於人君程鄭亦

治鑄富埒，卓氏俱居。

○旁通云尋昌尚反

○音釋云屬肴例反

卷之二十一

△音釋云西傾之人因桓水而來通中國

○旁通云霞廟地志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其會其  
正直其安

○漢武帝時  
事見

卷之三

音釋工襲知秦谷  
日地名南曰襲北曰

利潛水運也

卷之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龍聲云孔傳云西  
京黑水東據河蔡傳

嘉慶二年以河之東  
即冀州也餘見梁州

柔鐵也。鑄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  
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  
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  
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  
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  
毛織之，可以爲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  
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銘。以  
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以其  
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于河。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傾  
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  
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  
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  
禹。廣漢郡宋屬荊州今為廣元路。  
汾陽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

△旁通云柔然則蠕

蠕事見通鑑宋文帝元嘉六年

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

○北史載出蠕蠕傳云荒園水去平城

三千七百餘里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

○音釋云吐谷渢山西北夷名

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河西行至苑囿木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荒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此史載太武至苑囿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弱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

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

岍頭山也東南至

鴻臚陽陵縣入渭今未興

△漢書作岍頭此寰宇記作岍頭

○音釋云渭汭二水涇水先會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涇屬汭涇不當先會而後汭況下文即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

○詩大雅公劉之詩下文即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

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烏鼠山西南北山谷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岍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馬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韜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

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牛嶺出俗號子牛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

縣。畢氏曰。此幽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灤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音釋云。澧水南注。

之叙水之例也。言南入于江東。入于海。皆指水所趨之方而言。此云澧水南注之涇。

木北注之漆汎東北

達之乃排水所自之。左而言。按導水章。孔傳云。灤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加一自字。則於義明矣。灤水在渭南。涇水在渭北。

△灤水攸同。豐水地志作灤。出扶風郿縣。終東潭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皆主渭而言也。

曰屬。曰從。曰同。

皆主渭而言也。

也。

也。</

云三危山在沙州

○音釋云燭煌郡名  
屬涼川發源西羌傳  
社三危山在今沙州  
燭煌縣東南山有三

美教曰三危山有三  
南方鑿洞从地

△音釋云燭煌

苗以其實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本所竄者已不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魄使然今湖之多爲猶姓豈其遺種歟  
南猶洞特猶竊發之而南之多爲猶姓豈其遺種歟  
壤故其田非他刑所及

△厥土惟黃壤其常物者最貴雍州之土黃也

△爾雅註云琅玕狀似珠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註琅玕予似玉

○荀子疏云帝之下都見嶽之虛方八百里則崑崐山也虛音墟

△厥貢稚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美者有之喻虛之珠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在平城郡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縣也西河真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于道發此例以五見耳

△旁通云宋神宗改鎮戎軍為鄜州以熙河永州通遠軍爲丁寧會川在長安之西北丁千丁百九十里小河鹹水其源生自秦州一百二十里

△珊瑚

音萊夷

良父西

大司馬

輪丸

清陰

△音釋云燭煌

△音釋云燭煌

音萊夷

良父西

大司馬

輪丸

清陰

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戎州之東天河。分爲六十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丹合道。潛水淺灘積石。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矣。事遂寢。邢恕之策。如率復之言。可謂謀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即河源。或出在

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自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本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名之。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篋。此三國亦篋也。

△音釋云。臨羌縣名屬金城郡。落古也。梁州亦篋。織皮。按此經文無篋字。梁州亦無篋字。今言篋者似因揚州厥誰織貝而得之。年然篋者有織貝為貢文也。故可入篋若織皮。毛子非月入篋。則織皮但在厥之下。別無篋。篋之文甚梁狩。一州自無入篋之貢也。

不可以織皮。爲梁州之篋。又此三國似在章未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而織皮二字又冠國名之上。恐俱記此三國以織皮爲篋耳。

△自此導也。織皮。但古語有韻。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珠璫琅玕之下。淳于積古之上。簡編脫譌。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篋。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周禮。雍州山鎮曰岍山。又按寰宇記。隴州岍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龍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岍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平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

△實錄記云禹理洪  
木山陵當木者破之  
以謂河三穿既天河  
出其間有似門故俗  
号三門

冀州雷首山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  
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  
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  
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  
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  
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  
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  
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  
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  
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  
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  
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旨推其脉  
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  
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訛之謬妄蓋河北諸山  
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  
遙出幽州汾音墳沁七鳩反水名出上黨路昔  
冀州之境也又北三門又北三門又北三門

○音釋云王鄭有二條四列大  
爲中條嶓冢至敷漫原爲南條鄭以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  
爲正陽列

○音釋云二條四列大  
馬融王鄭云道汎北  
條西傾中條嶓冢南  
條鄭玄云導岍正陰  
列西傾次陰列嶓冢  
次陽列岷山正陽列  
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  
以入于海其西一枝爲壺口大岳次一枝包  
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  
以爲雷首又次一枝乃爲太行又次一枝乃  
爲恒山其間各隔沁諸川不相連屬豈自  
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  
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  
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二條四列之名皆爲  
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十條而江河  
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下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  
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山也西傾

△唐書云嵩古崇掌地志云是爲中岳

見梁州采園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太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巢見雍州太華

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

志穎川郡崇高縣有崇高山古文以爲外方

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

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

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

安州安陸也西顧不言導者蒙導嶺

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

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荆山

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

南漳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也志阜山

古文以爲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

武昌縣

高中批註至漢水縣高前批註太始元年正月

王肅注此注以西郊至漢水縣高前批註太始元年正月

王肅注此注以西郊至漢水縣高前批註太始元年正月

△左傳定公四年有此軍

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

漢陽縣北太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

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

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

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

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

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

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

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

者其山具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

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十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十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姪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

△自此導水也

△武林元公四子通鑑

○旁通云周易先夫卦位艮西北爻東南故水聚東南而尾西北山聚尾北而尾東南所謂山澤通氣也

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律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

△旁通云蒼字字書所無也程氏禹貢圖皆作瀦諸恐蔡傳誤竟言爲三點當從程本音釋云蒼音若此字則見丁度集韻他韻並不取

賈道小及

辛卯夏丁袁其貴外

○音釋云漢志益州郡有葉榆澤縣皆

同云葉榆漢志益州郡有葉榆澤縣皆

云葉榆漢志益州郡有葉榆澤縣皆

謂西南夷地名亦國名舊音水名漢武

帝置越嶲郡言越此水也

○北史云宕昌羌者共先蓋二苗之裔其

地東接中華西通西

域南北數千里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葉積清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

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

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箕邱又西至于東南

○音釋云周易大易文

○音釋云山重累者名不

和其姓故但稱臣賛

或云姓薛

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

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

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紳以麗水爲黑水者

恐其狹小不足以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

之地武帝初開滇蜀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

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

謂此澤以渝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渝

○音釋云信都縣也。信都縣枯洛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砾礫至漢。又改向。頓在東南流。與禹河迹人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洛瀆自唐貞州經城北入南宮。貴窩信都天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今北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澗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二。其分播合向。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

○音釋云于闐西城國名。

吐蕃自龍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一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白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水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俗水弁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尚。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之地。則曰大麓。曰九河。又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自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逆河。自大体。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麓。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大体而下。墳岸高於平地。故決磧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推實然。上求大体。下得碣石。內其方惠也。

○同云唐張仁愿所

棄唐神龍二年置在雲中之地有東西中

三城今皆廢

水高水出

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灤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太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間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據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開其幽阨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音釋云齟齬齒不相值也

△滄浪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龍西嶓冢山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

三澗至于太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

△常璩高姓統譜云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十二卷漢義書古卷

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龍西嶓冢山會泉始

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十澗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滄浪之水酈據左傳漳淮遠澗則爲水除未可曉也太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

○寰宇記云滄浪水在均州鄖鄧縣節魚丈楂歇處

○音釋云草澗見賦

公四年還澗見昭公

二十三年

○荀樞云贛以南貢  
水合流名川

○李衡云前漢水

○荀樞云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鄱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自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流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鄱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元彭蠡。

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墮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鄱陽之湖方五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害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

○荀樞云巢本作藻  
廣韻言子小反藻書  
註在廬江合肥縣

音釋云于小水發源

於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文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恆者。

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全蜀王子

又東至干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淮

全蜀王子

東爲中江入于海

全蜀王子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

全蜀王子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

全蜀王子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

永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

全蜀王子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

全蜀王子者非是。會一匯中注見上章。

△道沇水東流爲濟

全蜀王子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

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全蜀王子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

全蜀王子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

全蜀王子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

全蜀王子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

全蜀王子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

全蜀王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

全蜀王子迴六百八十步其深十丈合流至溫縣是

全蜀王子河之南益而爲榮。榮即榮波之榮見豫州又

全蜀王子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

全蜀王子濟寧西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

全蜀王子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流入于其地爾。汶北汝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于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

全蜀王子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

全蜀王子濟州以滑臺得名秦

全蜀王子東郡也

全蜀王子音釋云齊賢高宗

全蜀王子章懷太子上云後漢書

全蜀王子濟州以滑臺得名秦

全蜀王子東郡也

○荀爽云：孔傳云：濟水入河，直流十數里，而南載河以北流。數千里流焉，榮澤在敖倉東西。孔疏云：以濟水入河，直流十數里，而南載河以北流，則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榮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之。蓋溢者指榮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專流條例，碧斷苦續，近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厭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定地流注。穎、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濟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拓崖之澗，而至于渴馬。

△音釋江墨觀

○荀爽云：泊，安静也。跔突，上音。剝足擊聲。下院沒灰。

○春秋桓公十八年，會齊侯于灤。註云：水出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陰。音盧雋，反又力各，反又音洛。

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千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千崖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丈，其旁之人名之曰跔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澗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并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頴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向多有之矣，獨於秦崖，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以其井水煮鹽，謂其水性起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耳。之著者，程氏非之，顧非矣，考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

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春分其公十一个半

人也。同音流直又又

此新山里脚湖可北

合管若干。歌言正方

○春分其公十一个半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灤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計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

△音釋云盧氏縣名屬弘農郡

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家嶺山禹只自

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水不出非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山以目狀。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石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升旅九州滌源

△音釋云隩於六於倒二反隈庄也

○音釋云撓研不也

△旁通云周禮註云  
土分野邦各有所宜也

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永爲隕。波障也。會同。則  
溝洫會同。則無滯。議。四海之隙。水淮之地已。可  
居。九州之山。墜木通道已。再祭告。九州之川。  
濟、滻、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  
無決瀆。四海之水。無不平治也。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  
特穀土也。庶土右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  
相正焉。以任土事。庶致也。因庶土所出。以財  
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  
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  
也。則合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下。

△左傳隱公八年云王族氏若胡公封於陳侯因其近由生以賜之。龍文云祭福肉也。胙之土者言分太社之土以與諸侯如分祭也。

太子建德因立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註云天子立有德而爲諸侯。若舜由鳩汭而生故以陳爲鳩姓。報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名爲之。而目陳氏也。

△自止五服也  
○音釋云總字當作  
總木聚束也鉉說文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鈞二百里納鉉三十  
百里納糲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也。甸服畿內

穀禾，短錄也。以征糧禾，即以充賦，因謂之鉉。小爾雅云：禾穗謂之穀，穀謂之鉉。

○通考云：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通考云：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不省鉉半藁也。半藁去皮，曰桔。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鉉桔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桔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約馬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一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故曰采。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也。

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一百里奮武

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三百里奮武衛，又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一百里蔡

要服去

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轄繫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左傳定公四年云：殺管叔而蔡蔡叔，是也。流

詣云：蔡放也。

#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畿益

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里而爲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而爲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五百里藉使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一千五百里藉使上谷郡有涿鹿山因以名州易夷益反因永名用藉慈夜反猶言借也聞音民東南越地

△音擇云涿竹角反

△音擇云涿鹿山因

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上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尤畿曰侯甸男采衛蠻

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十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一千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

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渤海瀆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

△堯典云師錫帝曰

云  
云

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上既平。所以公圭爲贊。而告云。成允于舜也。水色黑。故主以玄云。

卷

△周禮大司馬云中  
春教振旅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書有六體  
訓誥書命也

○左傳杜預註云觀

姬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成。九千舜也。水色黑色。故主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鄖縣。誓與禹往。之誓同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急也。誓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  
○按有扈夏同姓之祖。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禹。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見耳。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禹東之。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扈。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之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計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啟旣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衝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事者。非但六卿有事  
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歟絕其

命今子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於之也悔輕忽

死况於下感悔之者乎三十正子丑寅之正也夏

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於天

物輕忽敬廢棄正朔也下皆上獲罪于天

天用歟絕其命令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

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

月正日亦所以二正朔也子

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

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十人一居左以主射

右也攻治也

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十人一居左以主射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轂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名左傳軍

行役社饗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

主與其社主以行以賞戮之不敢專也祖

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左陰也故戮于社孥子

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从命不但戮

又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既仁事也不

○左傳宣公四年文

△禮記曾子問篇孔

子曰天子梨狩以遷廟主行疏云遷廟

主新遷廟主也

○左傳宣公四年文

△易傳云折馘折其

左耳

○子雲折馘折其

也

○子雲折馘折其

也

○子雲折馘折其

也

○子雲折馘折其

也

○禮記建國之神  
祖廟社稷而左宗廟

○周禮司寇云其奴  
是子也。八子罪隸于  
入于春糞註謂之爲  
贊貳而爲奴者輸  
至祔春人橐人之官

也

△太康啓之子好歌  
微十旬不反五子作  
歌

○益稷云帝禹作歌  
曰云元乃歌曰敗厥  
高哉元首起哉百土  
熙哉

共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便走功也。或曰。寧等也。孥戮猶秋官司雷斧之男子以爲罪隸之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威威非常刑則威克愛愛愛盤庚遷都尚有剷移滅之無遺育之語。則豈爲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

古文

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説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不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君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懶。乃安於遊政之無度。言其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大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干河

窮國君之名也

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耳。達說文。羿。帝讐。射。官也。后羿曰。祖述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故其後善射者。昔謂人。羿。有窮之君亦善射。

太康干河北使不得返。卒廢之。

○左傳襄公四年云  
魏絳曰。昔夏之方襄  
也。后羿曰。祖述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孟子告子下篇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谷之汭。五十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御侍也。悲如孟子  
高所謂小弁之怨。親覲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也。悲如孟子  
所謂小弁所謂小弁之怨親也。小弁之詩父  
子之怨兄弟之怨也。小弁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  
社稷危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  
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己發爲詩敵  
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蕪皇祖之訓  
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迷皇祖之戒然其先後  
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  
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  
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旁通云三百五篇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也。悲如孟子  
所謂小弁所謂小弁之怨親也。小弁之詩父  
子之怨兄弟之怨也。小弁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  
社稷危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  
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己發爲詩敵  
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蕪皇祖之訓  
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迷皇祖之戒然其先後  
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  
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  
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固邦寧。此禹之訓也。皇天也。吾之與民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難。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同。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亂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寧乎若素。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索昔各反馭音御○孟子

△音釋云馭與御同

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已。○當於事幾未定之時而圖之也。朽腐索引六馬易驚

朽索固非可以取馬也。

喻其危懼可畏之

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敏乎。前既引禹之訓

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旨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訓也。此亦所以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乏也。

△旁近聚字記云帝堯始封於唐在太原郡平晉縣北二里有故唐城堯所築也。禹之子都平陽平陽即太原詳疏云堯都平陽舜禹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翼

州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

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小者爲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一道以有天下卒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行方氏滅亡作乃滅而七子

帥彼天常語厥道作其

行方氏滅亡作乃滅而七子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始

厥子孫嗣石和鈞。○府前有堯墜厥緒覆崇

△周禮天正云一日

禮尚四日政典五日

刑典六日事典又元

金匱治都鄙二日祭

祀二日，葬則三日廢置四日，祔則五日賦

賈八日，田役

○廣雅云：五耦者，鍤

兩角鈎石也。黃鐘律管，容十二百黍，董十

二錄兩之爲酒，故一兩，重二十四銖，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石。

四鉤爲升，同云又拔法度之制，見前漢書律曆志。

制，見前漢書律曆志。

標與物鈎者，孟康云：謂錘與物鈎，所称適停，則衝平也。繩直生

準者，李愬云：立準以水爲平，也。矩繩權律語之五則，之所以自也。

△齊平城平湖限大氣，其北有平湖，水不溢一百里，其南有平湖，水溢一百里。

△秦平城平湖限大氣，其北有平湖，水溢一百里，其南有平湖，水不溢一百里。

雖悔可追

○忸女太反，樞女夷反。○曷何也，曷

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矣，仇子之子，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亂征

亂國名。孟子曰：征，有上伐下，有

△孟子盡心下篇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註云：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章法度也。賄遺闕通。升，百二十升爲石。

三十升爲鉤，鉤與石互換。

之最貴者也。闕通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鉤，

亦有之。大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何，太康荒墮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鈎而生衡，衡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

者，入法度之所自出也。

○故以鉤古言之。

○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頗厚，有忸怩厥德。

○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下有亂侯能取，仲康以計有罪，是雖未能

其掌據，而仲康能命亂侯以掌六師，行，不道之誅。朝義如嘗之罪然，當國命，卒絕之。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為文，今文無七文有

○或曰蘇氏以爲和諧於忠義者故弄假仲尼之命而亂侯征之

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任四海亂侯命掌六師又曰亂侯承王命祖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以侯能承命致討未見取仲康不能制

希而罪亂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弄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

△旁通云經世書以征叢利爲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惟仲康肇位四海亂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亂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叢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卒位之

○左傳云禹葬太康洛方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卒相立羿遂代有

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立太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亂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即位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車之類義和之篡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竊侯承王命徂征之以翦弄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竟待相而後敢耶義氏和氏夏合爲二子立代王王至代辟即天子位是爲文帝其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云

△告于衆曰嗟予有孚惠心勿謨訓明徵定保

△音釋云。數知陵反。  
此字無諺音以避宋  
諱。代之耳。

#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於

后惟明。月徵音澄。○徵驗。保也。聖人謨訓。即誤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天。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立。方正王正也。常。正也。君能謹天戒。則萬物皆安。臣能有常憲。則百官之政。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有弱臣。強之象。后尹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臣黨。罪而不言。是河戒乎。

△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灑章。以諫其惑。不恭邦有常刑。道慈秋。存焉。理無往而不在于。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士。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畔。有離次。假擾。天紀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昏官離次。假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鼙。夫馳庶人。卒和尸厥官門。親

△旁通云。非師保之。師。宋以太夫師長。之師。○孟子離婁上篇云。

○孟子離婁上篇云。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謂之。謂之微。

○周易云政典私其辭意真執軍旅之辭

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誡正典言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言次以正言

○晉書云日蝕在五年傳言仲康即位次

年征義和而此引唐志又云五年方日蝕

然以經文肇位二字觀之當從前說經世

書亦云次年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云夏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既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云夏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既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

○周易注云月之食

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日食則射太陽

○周易注云月之食

月之食之矢夜射之註云日

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爲曆象之官戶房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主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

先王後時

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

室尚弱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之成命也

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爾

小旁也。云政典，私其  
譖意，真善軍族之辭。

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正典

七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言次以爲言

○音釋云：日蝕在五  
年傳言：仲康助位次丁  
年征義和而此引唐  
志又云：五年方日蝕。  
然以經文肇生二字，  
觀之當從前說經世

書於玄次年

○左傳莊公二十五  
年云：夏六月辛未，朝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  
朔，恩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辛執莊云：正月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也。

官則閭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  
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星，曰星眾  
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  
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  
亂其天紀焉。退遠也，遠棄其所居之事也。良  
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  
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  
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晉  
樂官以其無日而審於音也。奏進也。皆日  
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  
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用  
異也。嗚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嗚夫，庶人庶人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

○用幣度丘掌，周國中之太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敷首之，不與月之矢夜射之。註云：日  
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

之，在官者問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嗚夫庶人  
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嗚夫庶人奔走于下。以  
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爲曆象之官。其位若  
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  
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生政治之典，  
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  
先主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  
室尚弱，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我以爾衆  
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威命也。  
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爾。

文公四年云

舊傳子曰諸侯敵王，則以兵討罪之。權亂侯以兵討其亂，則以兵討其辭直。其義明，則以兵討其辭曲。其事迂也。

亂得天子討罪之權，亂侯以兵討諸侯其辭曲，其事迂也。

書經卷一  
周易

周易

周易

火炎崑岡主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火炎崑岡主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廉反○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追遷渠大也。  
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  
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  
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  
之師也。今按亂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  
官離次倣擾天紀至是又有魯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正於廢時亂日是必聚  
逞之人剽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罪爲惡者也。  
亂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  
則必剗根除源而伸憲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君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減蓋軍法不

△禮記檀弓篇云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云云

○同少儀云賓客主恭恭敬事主恭恭敬事主  
東會同主詔軍旅思陰云

書經卷之二終

而實其不言文也此

并著其說其諭辭之事

限山川水道則其之幾言未免其

諸言皆其妙義而不善者蓋五音其謂

實其高論其學其傳其說者也

而其說者也

實其高論其學其傳其說者也

而其說者也

實其高論其學其傳其說者也

而其說者也

實其高論其學其傳其說者也

而其說者也

